

德川家康

〔日〕山岡庄八 著

7

南海出版公司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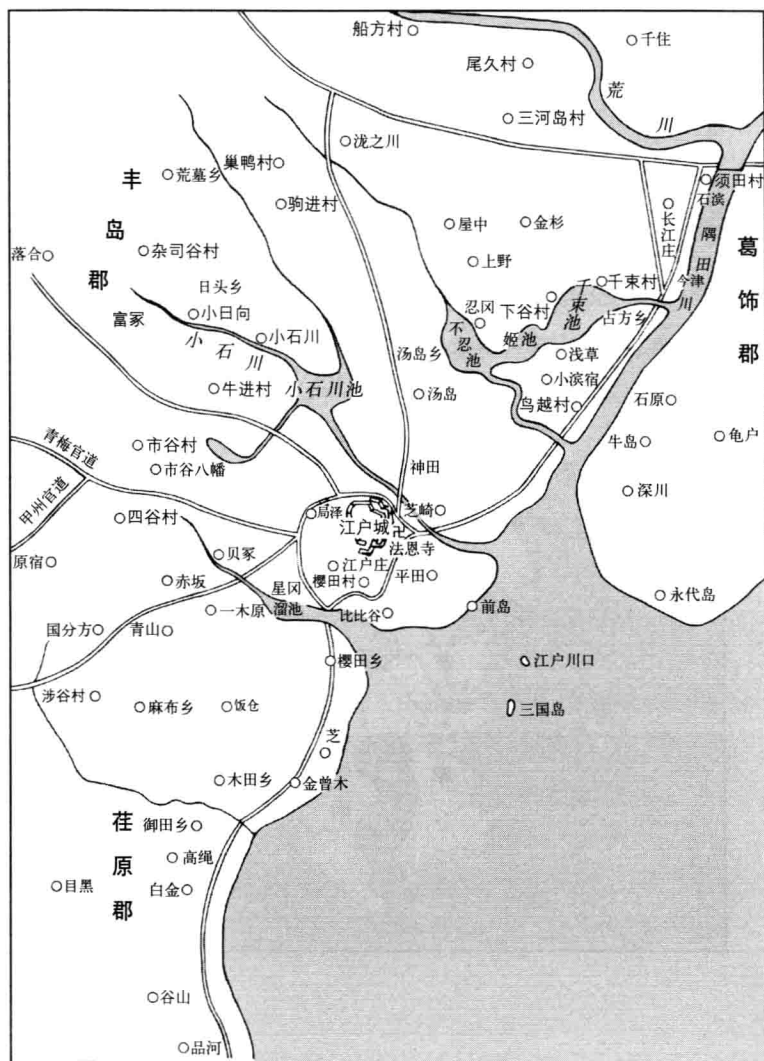
德川家康

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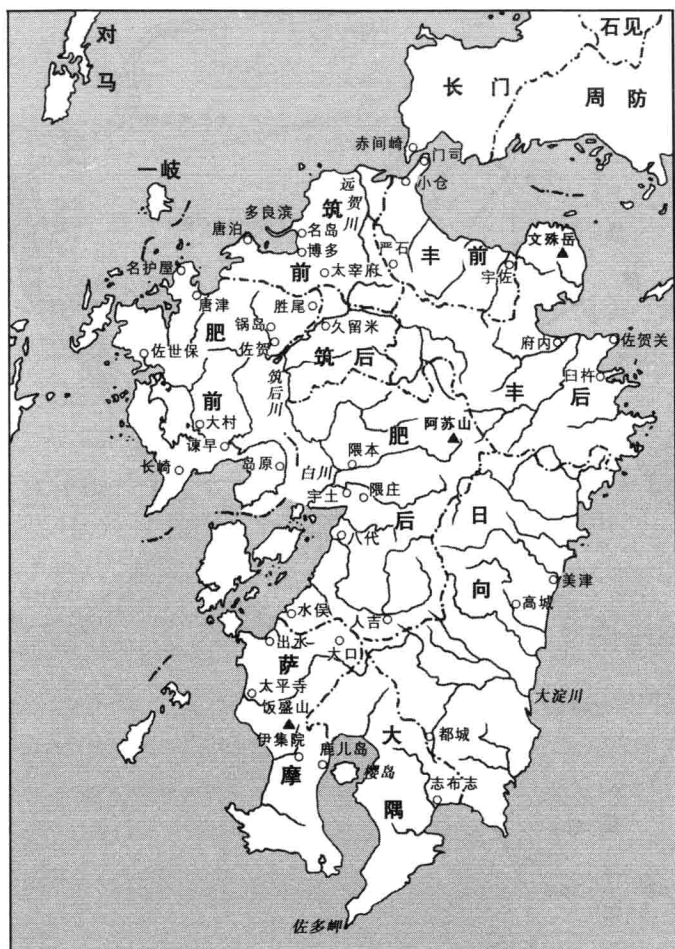
〔目〕 山冈庄八 著

李超楠 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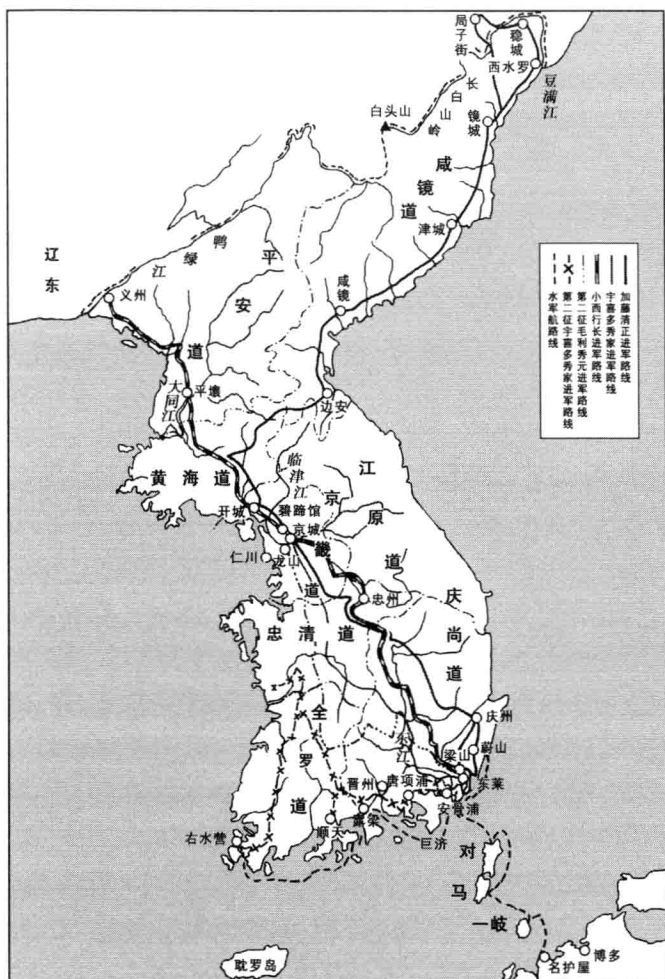
江户附近要图



九州地方要图



文禄・庆长之役参考图



目录

- 一 非妻非母 /1
- 二 宁宁巧谏 /13
- 三 重回大坂 /27
- 四 大茶会 /39
- 五 光悦进言 /53
- 六 怪僧识势 /62
- 七 吉继碰壁 /74
- 八 战外之战 /83
- 九 朝日身故 /97
- 一〇 进击小田原 /112
- 一一 淀夫人 /128
- 一二 茶道之道 /137
- 一三 苦肉计 /148
- 一四 北条覆亡 /156
- 一五 关白东巡 /168
- 一六 德川入江戸 /177
- 一七 居士悟天命 /186
- 一八 三成进谗 /194
- 一九 利休被逐 /206
- 二〇 居士切腹 /217
- 二一 阿吟遁世 /225
- 二二 天海相人 /234

- 二三 供奉山王 /247
- 二四 鹤松夭折 /258
- 二五 战意已决 /269
- 二六 关白受欺 /280
- 二七 堺港阻兵戈 /289
- 二八 一试秀忠 /303
- 二九 出兵朝鲜 /315
- 三〇 凶兆频出 /324
- 三一 乱点鸳鸯 /332
- 三二 木实为质 /346
- 三三 征朝溃败 /360
- 三四 命运之子 /369

一 非妻非母

天文十五年秋，为德川家康从滨松城搬到骏府的第一个秋天。

这日，朝日夫人带着三个侍女和四个下人出了城。德川家康进京去了，派松平家忠留守。信使经常往来于骏府与京城之间。家忠告知夫人：主公家康平安无事地和关白见了面，并如所料地被任命为大纳言，一切甚好。

对夫人而言，大纳言也好，关白也罢，都如天上云彩一般遥不可及。只是在听说养子长松丸在元服仪式后，从兄长丰臣秀吉处得赐秀忠之名，封为从五品侍从时，不知为何，她竟激动不已。长松丸并非朝日夫人亲生，只是为了兄长和丈夫的需要，成了她的养子。然而不知从何时始，他便成了夫人在这个城里最亲近的人。

秀忠乃是个严守礼法、行事一丝不苟的孩子。在骏府城时，他每日晨必去夫人处，伸出对男人来说显得过于白皙的双手，趋前道：“向母亲大人恭请早安，您可安好？”

是谁命令他这么做的？毫无疑问，是他死去的母亲西乡局。想到这里，夫人就有些不喜秀忠，或许这是出于对西乡局的嫉妒。然而，秀忠虽失去了生母，却没有废弃这个习惯。不知是否心理作怪，朝日夫人总觉得秀忠失去了生母后，似对她更为亲密。她常想，要是这个孩子是我亲生的，该多好！

“夫人可知是谁让您从滨松搬到骏府来的吗？”听到侍女这样问，

夫人微微偏过头去，沉思片刻。侍女又道：“好像不是大人，是长松丸公子。”

“哦，是长松丸？”夫人只要一日不见秀忠，就心神不宁。今日已是第三日未见到秀忠了。秀忠去了滨松，和大久保彦左卫门及忠邻一起去狩猎了。

“夫人，那里便是安倍村的瑞龙寺。”一个侍女指向前面的树林。然而夫人没有回答，她一边在脑中描画秀忠所在的滨松城，一边神情恍惚地走着。

“夫人，您是不是哪里不舒服？”

“哦，没有，没什么。”

“小心！路上有树根。”侍女扶住了差点摔倒的夫人。夫人寂然笑道：“长松丸何时能从滨松城回来？千万别受伤了。”

侍女笑了起来。

“有甚好笑的？我不能说长松丸的事情么？”夫人也觉得自己有些不对劲，“不知怎的，总有些放心不下。不会遇到野猪吧？”

“遇到的话，就是大收获了，公子轻易便能制服它。”

“是啊，应当如此……”夫人似在自言自语，“且不说大人如何，长松实在让人心疼。”

侍女没有回话。她知道家康和朝日有夫妻之名，却无夫妻之实。夫人只能把全部感情转移到长松丸身上。“早知路这么难走，就不让轿子先去寺里了。”半晌，侍女方道。

“无妨，长松丸不也一样在这路上奔走吗？我也来走走看。”

“回来时就会有轿子坐了。请夫人暂时忍耐吧。”

“走吧。”夫人微微偏头，小声喃喃道，“说起来，北政所是怎么知道这个瑞龙寺的呢？”

瑞龙寺同德川氏以及朝日夫人均无太大关系。可是，身在大坂的北政所却写信告诉她，说这里有德高望重的高僧，要她来此参拜。其实，比起北政所，从大坂带来的侍女小萩更是努力地劝说她来寺里：“天气好的时候，夫人一定要去参拜。北政所夫人皈依的高僧，听说是从京都

来的。”

但此时，她们才发现这条路走起来比想象的要远。小萩道：“来，让奴婢扶着您。这段石阶破旧。”

从杉树的浓密树梢上传来鸽子的啼叫，夫人听这叫声入了神，又差点摔倒。小萩和另一个年轻侍女赶忙从旁扶住她。

“鸟在叫……听来甚为寂寞。”夫人道。

“是啊，到了晚上，猫头鹰也会叫。”

“听说猫头鹰白天看不到东西。夜晚的鸟……真可怜。”

“看哪，寺里的人已经到山门来迎接了。”

“这么麻烦他们，真过意不去。”

“夫人这是什么话。大纳言大人的夫人前来，可是他们无上的荣耀啊。”

“唉！不过徒有虚名罢了。”夫人叹一口气。

“再怎么说，夫人也是长松丸公子的母亲啊。”小萩道。

“是呀，公子回来以后，奴婢要告诉他今日来瑞龙寺参拜之事。”另一个侍女道。

古老的山门下，三个僧人和先行到达的轿夫，早已恭候在那里。夫人小心翼翼，移步到八间大的正殿旁较低矮的客殿。

一切都那么无味。虽说从未谋面，寺里的人却十分客气。先是小和尚来奉茶，小和尚出去后，进来一位白髯老僧。他大概就是这个寺庙的住持吧，夫人如此猜测。那老僧毕恭毕敬捧着糕点，口中客气着，神色紧张，额头都快碰到榻榻米了。不知是谁的命令，连侍女们也被支走了，客殿里只剩下朝日夫人和这位老僧。

德川大纳言的妻子……夫人口中喃喃念着，心中茫然一片。她认为自己仍是自杀身亡的佐治日向守之妻。她梦中从未出现过家康。或许人生终究不过是一场梦，人们哭泣、恐惧、愤怒，却不知这本是梦。夫人静静地看着自己的手和膝盖。身体也是梦中的错觉？或许人死之日，方是梦醒之时？

夫人正在沉思，一位年约二十七、八、身着缁衣的年轻僧人走了进来。

老仆人和小萩则跟在他身后。夫人这才发现老僧已出去了。这名年轻僧人不像刚才的老僧那样恭敬。“这位是从京城来的藤荫上人。”小萩道。那人只是微微以眼神致意，夫人也简单地点头回礼。二人一时无语。

半晌，年轻僧人方道：“夫人，您一向可康健？”

“还好。”

“有人很是关心夫人。”

“哦。谁？”

“北政所夫人和大政所夫人。”

“哦，我最近甚好。”

“夫人在骏府的生活怎样？”

“很好。”

“有何不适吗？”

“很好。”

“夫人和德川大人可好？”

“很好。”

“夫人经常怀念京都或大坂吗？”

“不，在哪里都一样。”

年轻僧人瞥了小萩一眼，向前膝行一步，“夫人，贫僧带来了关白大人的密函。”

“哦，关白大人的密函？”

“是，京都的聚乐第终于落成，下月上旬，大政所、北政所以及三好大人夫妇都要迁去那里。大人让小人来问夫人的意思。”年轻僧人目光锐利，望着朝日夫人。

朝日夫人低着头，神情恍惚。僧人乃兄长的密使，兄长希望她回大坂，要她搬往聚乐第。但夫人实在没有力气去考虑这些。

“夫人意下如何？夫人在骏府不是生活得很无趣？”

夫人没有回答，低头沉思。

“夫人若想住在京城，贫僧认为正是一齐迁去聚乐第的良机。”

“哦。”

“等大政所和北政所等人全部迁过去后，就在北野举行空前的大茶会。现在此事已传遍了京城。”

夫人依旧沉默，人人都觉得她有些可怜。夫人偷偷看一眼小萩，似在求助。但小萩非但不帮她解围，反倒站在僧人一边，“夫人，您怎么想就怎么说吧。大政所夫人和三好夫人都很想见您哪。”

“你好像知道此事？为何关白大人不让我住在骏府？”

“这……不让夫人住下来，乃是因为夫人是他的至亲。夫人在这里若不开心，就搬去聚乐第。这也是体贴夫人的意思啊。”小萩道。年轻僧人亦点点头。

“哦。”夫人点头道，“那么，请你转告关白大人，多谢他的关心。对我来说，这个世上哪里都一样。”

“夫人无意回京了？”

“回去也一样，请他以后不必牵挂。”

僧人锐利地扫了小萩一眼。小萩朝他微微点点头，对朝日笑道：“夫人您又说气话了。这肯定不是您的真心话，您还是想去京都和大政所夫人一起生活。是不是？”

“不！”夫人坚定地摇了摇头，“我已经渐渐习惯骏府的生活了。再说这里还有长松丸，我心里也有所依托。人生如梦，而女人，不就是作为母亲而活吗？”

小萩一脸困惑地膝行上前，“夫人，这里没有外人，我不妨直说，请您搬去京都吧！”

“为何？我说过了，我是一个母亲，你难道没听清？”朝日夫人并不是在反抗，她只是把心里话说出来而已。她其实对小萩起了疑心。

小萩额上渗出汗水，换了口气，道：“夫人，奴婢理解您的心情，正因如此，才不得不说：长松丸公子绝不愿意您这样待他。”

“此话怎讲？”

“他不是夫人怀胎十月生下的孩子，却日日请安，问长问短，大家对此都颇有看法。”

“看法？”这话伤害了朝日夫人，如风吹过这世上仅存的一盏微弱

的心灯，“你倒说说看，大家对长松丸有何看法？”

“请夫人想想，大人膝下有四子，秀康公子为关白大人养子，除此以外还有三子，而嗣子之位迟迟未定。”

“你到底想说什么？”

“失去生母的长松丸公子，竭力讨好夫人，而夫人背后有关白大人撑腰。难道这还不够清楚吗？”

“闭嘴！”夫人突然激动地斥责小萩，“你的心地怎生如此齷齪！长松丸的性情，在他生母去世之前就已养成。他作为我的养子，从心底里仰慕我。”夫人也不知自己为何如此震怒，她甚是痛苦，感觉好像从云端重重地跌落下来。

“这……”小萩颇为惊愕，便不再言语。她从未见过夫人这般动怒。难道夫人是因为长时夫妻不和，把长松丸当成了唯一依傍？她遂道：“这么说来，夫人的意思，只要长松丸公子在，夫人就不去京城？”

夫人干脆地回答：“是！无论你怎么说，我都不回去。长松丸已失去了生母，我不能让他输给有母亲的孩子。没有我，他……总之，我是长松丸的母亲！”

无所爱之人便活不下去，人有着这样悲哀的宿命，女人尤其如此。朝日夫人被生生夺走了丈夫，不知何时起，便把失去生母的秀忠当成了爱护的对象。但小萩的误解愈发深了，因长松丸已经逐渐从少年长成一个壮实青年了。

小萩屏住呼吸道：“虽说夫人心地善良，但夫人的想法和我们相去太远了。”

“那有什么关系？”

“不，这不行。德川氏有谁能领会夫人的善意呢？他们都心怀恶意……”

“够了！”朝日夫人打断小萩，“我只是在尽母亲的心意。”

“不，夫人定会被他们残酷陷害的。”

“小萩，你敢欺骗我？”

“这种事，奴婢想都不敢想啊。”

“不！你说什么有高僧从京都来，叫我来此参拜，要我怎样想就怎样说。你从一开始就在为难我，想把我送回京都。”

“夫人误会了，大家都是为夫人着想。”

“够了，闭嘴！你们怎知道我需要什么？哼！”

刚才一直闭眼倾听的年轻僧人突然道：“不管怎样，贫僧不会允许夫人这样任性。”

“什么？你不允许——你是在对谁说话？”

“对您。”

“我乃大纳言夫人。你凭什么如此对我说话？”

“此乃关白大人的命令。”

“又是关白！”

“说明白些，大人认为您会有损他的威严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下次东征时，为免您在骏府犯下什么无可挽回的过失，或是失态，为双方着想，便要把您接回京都。基于这种考虑，大人才给我们下达了密令，希望您不要违背。”

“哼！”朝日夫人叫了起来，“我不是关白的傀儡。我就是要让兄长丢脸。你回去告诉他，我要让关白成为天下的笑料！”

同胞兄妹之情，完全破裂。

年轻僧人惊讶地睁大眼睛，几乎喘不过气。小萩也有好一阵子说不出话来。他们未曾想到夫人竟是如此决绝。

夫人也面色苍白，浑身颤抖。虽说她情绪激动，但要让秀吉成为天下笑柄这样的话，亦令人惊心。夫人本性并非如此，故，她自己也吃了一惊，感觉已陷入令大家都难堪的僵局。

良久，年轻僧人瞅了小萩一眼，面带恐惧，似乎在问：“她不会是疯了吧？”

小萩微微摇了摇头。她心里升起了新的疑问，家康和夫人是否在她不知情时，有了夫妻之实。这绝对不仅仅是出于对长松丸的爱。当年与亡夫就是如此，真正成了夫妻后，夫人就变成了一个惹人怜爱的温顺妻

子。这是夫人的性情。

小萩正想着，年轻僧人撇撇嘴道：“贫僧明白，夫人是不打算回京了。贫僧会如实禀报。”

“我说得太过分了。”夫人低头看着膝盖，流露出令人怜悯的懊悔之色。僧人注意到这一点，却觉得她虽年长，却是依然幼稚。“贫僧的目的，并非不顾夫人意愿，把您绑回去，关白大人没有这么命令我。若夫人坚持不回，贫僧就这样回禀大人。贫僧只希望夫人记住，我们已在这个寺院见过面，并把大人的话转告给您了。”

“请等一下！”小萩慌忙阻止僧人道，“夫人并没有明确表示不回。请师父回去后，说夫人还想在骏府再住些日子。”

“但现在可是个好机会。北野的大茶会说起来可是迎接太平的大典。正是如此，大人才让夫人回去。贫僧认为这样的机会并不常有。小萩可再劝劝夫人。”

“奴婢明白，不久就会说服夫人。”

“从此以后，和大坂的联络就通过这个寺院。另，夫人要时常来此烧香，平常有事也请多和小萩商量。”

朝日夫人在他们说话时，一直默默低头盯着膝盖。

朝日夫人一行离开瑞龙寺时，已经过了正午。来时一路心情轻松的夫人，回去时却静悄悄坐在轿里，一言不发。到瑞龙寺参拜，并不能消除她的苦恼，那只是一个与大坂联络的秘密地点。想到此，夫人更觉尘世污浊：黑暗的人生，只要活着，就无时无刻不被人操纵。只有我这样被人操纵吗，还是天下所有人都如此？人们为何不努力解脱？

就在夫人神情恍惚、陷入沉思时，轿子进了城门。

“夫人，到了，请下轿。”轿子在飘溢着木香的崭新大门前停住了，夫人掀开轿帘，眼前并排站了二十来个侍女。她心道：这些人是不是都像我一样，战战兢兢地活着？

引夫人走过长廊，回到了专为她建的新居，小萩松了口气，忙道：“夫人，您有事千万不能瞒着奴婢啊。”

“我有什么事瞒着你？”

“大人在上京之前，到夫人这里来了吧？”

“哦，来了又如何？”

“恕奴婢多嘴，大人有没有和夫人行……夫妻之事？”

夫人莫名其妙地眨了眨眼，并未脸红，她并不明白小萩是何意，“夫妻之事？”

“这……恕奴婢直言，便是闺中之事。”

夫人听了这话，把脸转向一边，她不甚感伤，倒似在冷笑。或许是这话触到了她内心的伤痕，引起了她的不快。

“奴婢多嘴了。夫人这一路一定口渴了，我去给夫人倒水。”

正说着，新居门口传来了年轻侍女的声音：“长松丸公子回来了。”

“长松丸回来了？”夫人一时手忙脚乱，“小萩，去把那个坐垫拿过来；还有，赶快拿些长松丸喜欢的点心来。”

“是。”

“我得赶快出去迎接。或许长松丸是这个世上唯一一个和我有缘的人。可不能怠慢了……赶快把窗户打开，给房间里通通风。”夫人像变了个人似的，精神焕发地吩咐着。

“母亲大人，孩儿回来了。孩儿不在家时，您可安好？”秀忠进来，和往常一样，微微低着头，恭谨地问候。

“你不在时，我怎么会好？”朝日夫人微偏着头，很高兴地眯起眼睛。

“您不好？”

“是啊，连找个亲近的人说说话也不能，整天只是看看池子里的鲤鱼，听听风声。此次你打到了什么猎物？”

“没有雁，也没见到鹤，尽情在田野上奔驰了一阵，便回了。”

“没遇到野猪？”

“听说有野猪出没，糟蹋庄稼，才想去打猎，却是连个影子都没看见。”

“哦，野猪大概是怕了你，才不敢出来吧。点心来了，来，把你在

滨松的见闻细细讲给母亲听。”

茶和点心摆了上来。秀忠依旧规规矩矩地吃点心、喝茶。

“长松丸啊。”

“母亲，何事？”

“你不是小孩了，身为从五品的侍从，已是个出色的大人了。”

“孩儿只是徒有其名，实在惭愧。”

“不，你聪慧过人，因此，有件事情母亲想问问你，可好？你觉得关白大人和小田原的北条氏，近期会发生战事吗？”

秀忠微微偏着头，慎重地思量了一会儿，“此事，孩儿还不甚清楚。”

“母亲问你，你也不肯明说？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就算不知你父亲和那些重臣的想法，长松丸也该有自己的想法了，告诉母亲，你是怎么想的？”

“我自己的……想法？”

“是。只说你自己的想法即可。莫去管别人。”

“那么，孩儿认为，关白大人和小田原之间必有一战。但，这不是关白大人和北条氏之间的战事。”

“那是谁与谁之战？”

“关白大人和父亲之间。”

“为何会是那样？”

“父亲背后的北条氏让关白大人放心不下，他必会征伐小田原。但这只是借口，真正的原因乃是要孤立父亲，削弱父亲的力量。我们不得不接受这一切。”言毕，秀忠移开视线，不敢直视朝日夫人。他在揣摩这番话带给夫人的感受。但朝日夫人却意想不到地泰然自若，并马上问道：“我也这样想。那么，这场战争会是何方获胜？”

“北条氏之流根本不是关白大人的对手。因此，战后我们家的地位会更低。”

“这么说，你父亲有意和关白一战？”

秀忠摇摇头。只有这个时候，少年的认真才在他眉宇间清晰地流露